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徐德林译

#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荣格文集



「第五卷」

《荣格文集》第五卷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 • V

#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著

徐德林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徐德林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5

ISBN 978-7-5125-0066-2

(《荣格文集》第五卷 丛书主编 陈收)

I. ①原… II. ①卡…②徐… III. ①荣格, C.G. (1875~1961) —文集  
②心理学—文集 IV. ①C52②B8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6984号

##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 著 者**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译 者** 徐德林  
**责任编辑** 陈杰平  
**策划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统筹监制** 葛宏峰 兰 青  
**特约编辑** 崔雪娇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24印张 38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66-2  
**定 价** 4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 目 录

---

英译者按	(1)
第一部分	(3)
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5)
集体无意识的概念	(36)
关于原型，特别涉及阿尼玛概念	(46)
第二部分	(61)
母亲原型的心理学面向	(63)
一、关于原型概念	(63)
二、母亲原型	(67)
三、母亲情结	(69)
四、母亲情结的积极面向	(75)
五、结论	(81)
第三部分	(89)
关于轮回	(91)
一、轮回的形式	(91)
二、轮回的心理学	(93)
三、阐明转变过程的一组典型象征	(107)

<b>第四部分</b> .....	(119)
<b>儿童原型心理学</b> .....	(121)
一、引言.....	(121)
二、儿童原型心理学.....	(128)
三、儿童原型的特殊现象学.....	(133)
四、结论.....	(142)
<b>柯尔的心理学区向</b> .....	(144)
 <b>第五部分</b> .....	 (163)
<b>童话中灵魂的现象学</b> .....	(165)
一、关于“SPIRIT”一词.....	(166)
二、精神在梦中的自我表征.....	(170)
三、童话中的灵魂.....	(173)
四、童话中的兽形精灵符号象征.....	(183)
五、附录.....	(192)
六、结论.....	(199)
<b>论魔法师的心理学</b> .....	(202)
 <b>第六部分</b> .....	 (217)
<b>意识、无意识和个体化</b> .....	(219)
<b>个体化过程的个案研究</b> .....	(230)
<b>关于曼荼罗符号象征</b> .....	(294)
 <b>附录 曼荼罗</b> .....	 (350)
<b>参考文献</b> .....	(353)

## 英译者按

非常感谢我曾参考过其译文的诸君：戴尔（W.S.Dell）先生，他发表在《人格的融合》（*The 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中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及“个体化的意义”（本书中的标题为“意识、无意识及个体化”）这两篇译文，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加里·拜因斯（Cary F.Baynes）夫人及希米娜·德·安古洛（Ximena de Angulo）小姐，她们允许我几乎一字未改地大段使用她们于1943年和1944年发表在《春天》（*Spring*, 纽约）上的“母亲原型的心理学面向”与“关于轮回（rebirth）”的译文；希尔德·加德·纳格尔（Hildegard Nagel）小姐，她于1955年发表在《春天》上的译文“魔法师（trickster-figure）的心理学”，为我提供了参照。



# 第一部分

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集体无意识的概念

关于原型，特别涉及阿尼玛概念





## 集体无意识的原型<sup>〔1〕</sup>

- 1 集体无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 的假说属于这样一种观念, 即人们起初会觉得它陌生, 但很快便会把它作为熟悉的概念来掌握和使用。就一般的无意识概念而言, 这已然是事实。无意识的哲学观念, 尤其是在加鲁斯 (Carus) 与冯·哈特曼 (von Hartmann) 二人所呈现出的形式之中, 在势不可当的唯物主义及经验主义浪潮面前败下阵来, 几乎没有留下一丝涟漪; 渐渐地, 它重又在医学心理学这一科学领域里浮出了水面。
- 2 最初, 无意识这一概念仅限于表示受压抑或者被遗忘的内容的状态。弗洛伊德 (Freud) 使无意识——至少在隐喻的意义上——作为行动的主体登上了舞台; 但即使是对他而言, 无意识在本质上也不过是被遗忘及受压抑的内容的聚集地而已, 它仅仅是因为这些才具有某种功能意义。因此, 对弗洛伊德而言, 虽然他十分明了无意识的古老、神话色彩的思想形式, 无意识俨然是个人性的。<sup>〔2〕</sup>
- 3 毋庸置疑, 无意识的表层或多或少是个人性的; 我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是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的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既非源自个人经验, 也非个人后天习得, 而是与生俱来的。我把这个更深的层次称为集体无意识。我之所以选择“集体”这一术语, 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并非是个人的, 而是普世性的; 不同于个人心理的是, 其内容与行为模式在所有地方与所有个体身上大体相同。换言之, 它在所有人身上别无二致, 并因此构成具有超个人性的共同心理基础, 普遍存在于我们大家身上。
- 4 唯有借能够意识的内容在场, 心理的存在方可辨识。因此, 唯有基于我

〔1〕 [本文最初发表在《爱诺斯年鉴1934》(Eranos-Jahrbuch 1934), 后来的修改稿发表在《关于无意识的根源》(Von den Wurzeln des Bewusstseins, 苏黎世: 1954年), 本文译自修改稿。载于《人格的融合》(纽约: 1939年, 伦敦: 1940年)的原译本出自斯坦利·戴尔 (Stanley Dell) 之手, 为本译本提供了丰富的参照。——英编者]

〔2〕 在其后期著作中, 弗洛伊德对此间所提及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区分。他称本能心理为“本我”(id, 又译作伊德), 而他的“超我”(super-ego) 则意指集体无意识; 对于集体无意识, 个体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识的, 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的 (因为它是被压抑的)。

## 6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们得以证明无意识的内容的程度，我们才能言说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为人们所谓的带感情色彩的情结 (feeling-toned complexes)；它们构成心理生活的个人及私人面向。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众所周知是原型 (archetype)。

- 5 “原型”这一术语早在斐洛·犹太乌斯 (Philo Judaeus) 时代便出现了，<sup>[1]</sup> 意指人身上的上帝形象 (Imago Dei/God-image)。它也见于伊里奈乌 (Irenaeus, 又译爱任钮) 的著述之中，比如伊里奈乌曾讲道：“世界的造物主并非按照自身塑造了这些东西，而是根据自身以外的原型复制了它们”。<sup>[2]</sup> 在《赫姆提卡文集》(Corpus Hermeticum, 又译《秘义集成》、《赫耳墨斯文集》) 中，<sup>[3]</sup> 上帝被称作“原型之光”。该术语多次出现在了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法官狄奥尼修 (Dionysius, 又译戴奥尼夏) 的著述之中，比如他在《论天体秩序》(De caelesti hierarchia) 第2卷第4章提到了“非物质原型” (immaterial Archetypes)、<sup>[4]</sup> 在《论圣名》(De divinis nominibus) 第1卷第6章提到了“原型石” (Archetypal stone)。<sup>[5]</sup> 虽然“原型”这一术语未曾见于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的著述之中，但是“原型”的思想却是如此。在《论异议》(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又译《杂说》) 的第83章，圣·奥古斯丁讨论了“思想的原则 (ideae principales)：‘它们并非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容身于神知之中’”。<sup>[6]</sup> “原型”是对柏拉图的理念的解释性释义。该术语不仅切合而且有益于我们的目的，因为它告诉我们，就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而言，我们是在处理古代或者——也许——原始形态，换言之，在处理

[1] 《地上的人》(De officio mundi)，第1卷第69页。参见科尔森/惠特克 (Colson/Whitaker) 译，第1卷第55页。

[2] 《反异端》(Adversus haereses)，第2卷第7章第5节，原文如下：“Mundi fabricator non a semetipso fecit haec, sed alienis archetypes transtulit.” (参见罗伯特茨/蓝伯特 [Roberts/Rambaut] 译，第1卷第139页)。

[3] 斯科特 (Scott)，《赫姆提卡》(Hermetica, 又译《赫耳墨斯集》) 第1卷，第140页。

[4] 转引自米涅 (Migne, 又译米聂) 编，《希腊教父全集》(P.G.—Patrologia Graeca)，第3卷第144栏。

[5] 同上，第595页。参见《圣名》(The Divine Names) [罗尔特 (Rolt) 译]，第62、72页。

[6] 米涅编，《拉丁教父全集》，第40卷第30栏。“原型”为炼金术士所使用的方式，无异于在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 (Hermes Trismegistus) 的《炼金术论丛》(Tractatus aureus) 中的使用 [1613年版《化学讲坛》(Theatrum chemicum) 第4卷第718页]：“一如上帝同时将其所有神性珍宝……藏匿于自身及某一原型之中 (in se tanquam archetypo absconditum) ……农神 (Saturn) 以类似方式将金属躯体的外表隐藏于其身”。在维吉勒鲁斯 (Vigenerus) 的《论火与盐》中 (Tractatus de igne et sale, 1661年版《化学讲坛》，第6卷第3页)，世界是“根据与原型的相似性建造的” (ad archetypi sui similitudinem factus)，因此被称为“大人” (magnus homo, 斯韦登伯格 (Swedenborg) 意义上的“至人” (homo maximus, 又译“完美人种”)。

远古时代以降业已存在的普世形象。列维—布留尔 (Lévy-Bruhl) 用于表示原始世界观中的象征形象的术语“集体表象”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 可以十分容易地用于意指无意识内容, 因为它实际上意指同一事物。原始部落文化所关涉的原型已然经过了某种特殊方式的改造。它们不再是无意识的内容, 而是已然被改造成了根据传统、以秘传教学形式传授的意识法则。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表达手段, 表示原本源自无意识的集体意识的转移。

6 原型的另一种众所周知的表达方式是神话与童话。但是, 我们在此间处理的形式已然被打上了特定印迹, 并且经过了长期传承。因此, “原型”这一术语仅间接适用于“集体表象”, 因为它仅仅表示那些尚未经过意识加工, 因此是心理体验直接基点的心理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 原型与已然演变的历史法则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尤其是在更高的秘传教学层次上, 原型显形的形式清楚无误地显现出意识加工的批评性、评估性影响。一如我们在梦及异象 (vision) 中所遭遇的, 它们的即刻具体化远比在神话中更加个体化、更加不易理解、更加幼稚。从本质上讲, 原型是一种经由成为意识以及被感知而被改变的无意识内容, 从显形于其间的个人意识中获取其特质。<sup>[1]</sup>

7 因此, 从其与神话、秘传教学与童话的关系来看, “原型”一词的字面意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试图从心理学角度确定原型的内容, 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迄今为止, 神话学家们在帮助自己摆脱困境时, 始终求助于关涉太阳、月亮、气象、植物的思想及种种其他思想。神话首先而且主要关涉心理现象, 这一事实揭示出灵魂的本质是他们时至今日仍绝对不愿正视的东西。虽然原始人对显在之物的客观解释不太感兴趣, 但是他们有一种迫切的需要——或者更加准确地讲, 他们的无意识心理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求——把一切外在的感官体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原始人并不满足于仅仅见到日出日落; 这种外在观察必定同时为一种心理事件: 有自身规律的太阳必然代表某一位神明或者英雄的命运, 因为他最终唯有留存于人的灵魂之中, 别无他处。一切被当作神话的自然过程, 比如冬夏季节的交替、月亮的阴晴圆缺、雨季的来临等, 在任何意义上都绝非这些客观事件的寓言;<sup>[2]</sup> 相反, 它们

[1] 为了准确起见, 我们必须区分“原型” (archetype) 与“原型思想” (archetypal ideas)。此间的原型是一种假设性质的、无法描述的模式, 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行为模式”。参见《论心理的本质》 (On the Nature of the Psyche)。

[2] 寓言是对意识内容的一种释义, 而象征则是对其内容尚不为人所知、其本质仅能由人推测的无意识内容的最佳表达。

是心理的内在的、无意识的冲突事件的象征表达，心理经由投射变得与人的意识相连——换言之，反映在自然事件之中。投射如此重要，以致数千年文明的洗礼才把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在对象相分离。比如，就占星术而言；古老的“直观知识”（*scientia intuitiva*，又译直观知）渐渐被贴上了头号异端邪说的标签，因为人类尚未成功地对性格作出无关星宿的心理描述。即使时至今日，信奉占星术的人依然醉心于关于星宿影响的古老迷信假说，几乎无一例外。然而，能够借占星术算命的人都应知道，亚历山大王朝（*Alexandria*）的喜帕恰斯（*Hipparchus*）时代以降，春天的起点一直被固定在白羊座（*Aries*）的零度上；他们还应知道，作为所有算命天宫图之基础的十二宫图因此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因为自那以后，春天的起点已然因春分与秋分的交替，渐渐推进到了双鱼座（*Pisces*）的1度处。

- 8 原始人在其主观性方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早该推测到神话具有某种心理意指。从本质上讲，原始人对自然的认识是无意识心理过程的语言及外在形式。但是该过程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向我们道出了原始人为何在其解释神话的种种努力中唯独没有考量心理的缘由。原始人并不知道心理包含生发出神话的种种形象，以及并不知道我们的无意识是内在冲突中的表演和受苦主体；在大大小小的自然过程中，原始人借助类比法重新发现了内在冲突。<sup>[1]</sup>
- 9 塞利（*Seni*）对华伦斯坦（*Wallenstein*）说道：“你自己的命运之星驻于你心间”<sup>[2]</sup>——如果我们对内心的秘密有所了解，哪怕是一点点，这句名言也会令所有占星术士心满意足。但是人类迄今几乎尚未对之有甚了解。我也不敢斗胆断言今天的情况有何好转。
- 10 部落知识始终既神圣又危险。所有秘传教学都试图理解未曾被目睹过的心理事件，都自称拥有至高权威。那些符合于原始知识的东西，在甚至更高的层面上符合于支配性的世界宗教。它们包含着原本是藏而不露的知识，并且以令人愉快的形象阐明灵魂的秘密。它们的庙宇、宗教经典以形象与文字的形式，昭告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神圣教旨，使其可以到达每一颗虔诚的心、每一双敏锐的眼、每一缕幽远的思想。事实上，我们必须指出，通过传统的演变和

[1] 参见本卷中我关于圣童（*the divine child*）及柯尔的论文，以及凯雷尼（*Kerényi*）的补充性论文，载于《神话科学论文集（或绪论）》[*Essays on (or Introduction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

[2] [席勒（*Schiller*）著，《皮柯乐米尼》（*Piccolomini*），第2幕第6场。——英编者]

传承，形象在变得越漂亮、越崇高、越全面的同时，越是远离个人经验。虽然我们能够摸索着进入形象，感知到它的某些面向，但是原初的经验已然丧失。

- 11 为什么心理学是最年轻的经验科学呢？为什么我们发现无意识、关注其永恒形象的宝库为时不长？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针对所有心理活动的宗教法则——远比即刻经验漂亮和全面的法则。尽管对诸多人而言，基督教的世界观已黯然失色，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东方宝库却依旧满是神奇，可以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滋养进行展示和拥有新外观的激情。而且，这些形象——无论它们是基督教的、佛教的还是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形象——迷人、神秘、富于直觉。很自然，我们越熟悉它们，我们就会越持续地使用它们，把它们打磨得光滑流畅，结果只剩下了陈腐的表面性及毫无意义的自相矛盾。圣灵感孕（Virgin Birth，又译童贞女之子）之谜，或者圣父圣子同体，或者其实并非是三合一的三位一体，这些都已不再能借寄予哲学的想象力。它们已然固化进信奉的对象之中。因此，如果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的宗教需求、有信仰的头脑及哲学思考受到东方符号——印度的那些宏大神学概念、中国的高深莫测的道教哲学——的吸引，这毫不令人吃惊；它俨然宛若古人的心智在从前被基督教思想吸引。诸多欧洲人开始时完全臣服于基督教象征的影响，最终却置身于一种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式神经官能症之中，或者是因为符号象征的日渐贫乏，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发展到了一种深奥微妙得无可复加的我—你关系——最终唯有臣服于东方象征的魅力与新奇。这次臣服未必是一次失败；相反，它证明了宗教意识的接受能力与活力。我们可以在受过教育的东方人身上观察到大量相同的情形，他们频频为基督教象征或者与东方人头脑如此格格不入的科学所吸引，甚至对它们生发出令人羡慕的理解。人们应该臣服于这些永恒的形象，这是完全正常的；事实上，这才是这些形象的作用所在。它们必须吸引人、令人信服、令人着迷、令人感动。它们被建构自具有启示性的原始材料，映照神的始终如一的独特经验。这便是为什么它们始终在给人一种神的预感的同时，阻止人直接感受到神。由于人类精神的数世纪劳作，这些形象已根植于一个包罗万象的、铭写世界秩序的思想体系之中，并同时为教会这个强大的、广布的、古老的机构所代表。

- 12 我能够以最近被封为圣徒的瑞士神秘主义者和隐士——伏利乌的尼古拉斯修士（Brother Nicholas of Flüe）<sup>[1]</sup>——为例，完美地阐明我的意思。他最

[1] 请参见拙文“克劳斯修士”（Brother Klaus）。

## 10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重要的宗教经验或许是所谓的三位一体异象（Trinity Vision，又译三位一体显圣），三位一体异象令他非常着迷，所以他亲自或者请人把它绘制在了他的密室的墙上。该画至今仍保存在萨希塞恩（Sachseln，又译萨息森）教区的教堂里。它是一幅划分为六部分的曼荼罗图案，中心处是上帝的加冕形象。现在我们知道，克劳斯修士（Brother Klaus）曾借助一位德国神秘主义者撰写的插图式宗教小册子调查过其异象的本质，以及他努力把自己的原初经验带入他可以理解的一种形式之中。他曾多年致力于此。这便是我所谓的对对象的“加工”（elaboration）。他对异象本质的思考受到了被他用作指导思想的神秘主义图表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把她引向了这一结论：他一定见到过圣三一（Holy Trinity）本身——至善（*summum bonum*）、永恒的爱。这一点已经在萨希塞恩教堂的当下“活”版中得到了证明。

- 13 然而，原初经验截然不同。克劳斯修士心醉神迷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景象如此可怕，以致他自己的神色都为之一变——事实上，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旁人都受到了惊吓，为他感到担忧。他之所见是最为强烈的异象。对此，我们最早的资料来源沃尔弗林（*Woelflin*）<sup>[1]</sup>这样写道：

所有来看他的人一瞥见便恐惧万分。至于其间的原因，他本人过去常常说是他曾见到一束刺目的光，宛若一张人脸。见到它时，他担心自己的心脏会裂为碎片。因此，不胜恐惧的他立刻转过脸去，倒在了地上。这便是他的脸至今依旧在他人眼中很恐怖的原因。

- 14 这一异象被合情合理地与《启示录》第1章第13节及其以后部分的异象——那个奇异的具有启示作用的基督形象——进行了比较；<sup>[2]</sup>就狰狞及奇特而言，唯有恐怖的七角七眼羔羊可以与之匹敌（《启示录》第5章第6节及其以后节）。要弄清楚这一形象与《福音书》中基督形象之间的关系肯定很难，所以最早的信息来源以一种十分肯定的方式解释了克劳斯修士的异象。1508年，人文主义者卡尔·博维纳斯（*Karl Bovillus*）[查尔斯·德·波叶尔（*Charles de Bouelles*）]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

[1] 海因里希·沃尔弗林（*Heinrich Woelflin*），在拉丁语中被称作鲁普鲁斯（*Lupulus*），生于1470年，人文主义者，伯尔尼（*Bern*）的拉丁研究主任。转引自《伏尼乌的克劳斯修士》[*Bruder Klaus von Flüe*，弗里茨·伯朗克（*Fritz Blanke*）著]，第92页及其以后页。

[2] 同上，第94页。

我想告诉你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他在天上看到的，时间是一个繁星点点的夜晚，当时他正在站着祈祷冥想。他看到了一个类人形象的头，其面目可憎，怒气冲天，神色恐怖。<sup>[1]</sup>

15 这种解释完全吻合于《启示录》第1章第13节所提供的现代引申。<sup>[2]</sup> 我们也不应忘记克劳斯修士的其他异象，比如着熊皮的基督、圣父圣母及圣父圣子同体。事实上，它们全都显现出了与教义极不相符的特征。

16 从传统上讲，这一重要异象被带入了与萨希塞恩教堂里的三位一体异象的联系之中；同理，被带入了与所谓的“朝圣手册”（Pilgrim's Tract）中的轮盘符号象征（wheel symbolism）的联系之中。<sup>[3]</sup> 我们被告知，克劳斯修士曾向一位来访的朝圣者展示过轮盘图画。很显然，这幅画已使他着迷多时。不同于传统解释的是，勃朗克（Blanke）认为这一异象与三位一体异象之间并没有联系。<sup>[4]</sup> 在我看来，这一怀疑似乎太过头了。克劳斯修士对轮盘感兴趣必然事出有因。类似于他曾经历过的那种异象经常导致心理混乱及崩溃（目击心脏裂为“碎片”）。我们从经验得知，起保护作用的圆圈——曼荼罗——是心理混乱状态的传统矫正方法。因此，克劳斯修士为轮盘象征所吸引的原因不言而喻。把恐怖的异象解释为上帝的经验也无须如此离谱。因此，在我看来，这一重要异象与三位一体异象之间的联系，以及二者与轮盘象征之间的联系，在心理学层面上是极为可能的。

17 毋庸置疑，这一异象是恐怖和非常令人不安的，火山般地冲击了他的宗教世界观，既没有符合教义的预兆，也没有解经式的注释，自然需要长期的同化方才适合总体的心理结构，从而恢复被扰乱的心理平衡。克劳斯修士基于教义与其经验达成妥协之后，坚若磐石；通过把非常感性的东西变为三位一体

[1] 《瑞士克劳斯修士的一个幻觉及其意义》（*Ein gesichte Bruder Clausen ynn Schweytz und seine deutunge*, 威登伯格[Wittemberg], 1528年），第5页。转引自阿尔班·斯托克里（Alban Stoeckli）著，《幸福的克劳斯修士的异象》（*Die Visionen des seligen Bruder Klaus*），第34页。

[2] M. B. 拉夫德[M.B.Lavaud, 《伏利乌的尼古拉斯的丰富生活》（*Vie Profonde de Nicolas de Flue*）给出了一个可相比拟之物，其恰当的程度俨然像选自亨利·苏索（Henry Suso, 又译亨利·苏锁）的《智慧的钟表》（*Horologium sapientiae*）的一个文本，其间启示性的基督貌似一个恼羞成怒的复仇者，在很大程度上与宣讲《登山宝训》的耶稣形成了鲜明对照。[参见苏索著：《永恒智慧的小册子》（*Little Book of Eternal Wisdom*），克拉克（Clark）译，第77—78页。——英编者]

[3] 《克劳斯修士和一位朝圣者的实用手册》（*Ein nutzlicher und loblicher Tractat von Bruder Claus und einem Bilger*），1488年。

[4] 勃朗克，《伏尼乌的克劳斯修士》第95页及其以后页。



## 12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思想的漂亮抽象，教义证明了其同化力量。但是二者的调和可能发生在由异象本身及其神秘现实所提供的、一个迥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毋庸置疑也在更大程度上不利于克劳斯修士本人，否则他就不会成为圣人，而是成为异教徒（如果不是疯子的话），并且可能是在火刑柱上结束其生命。

- 18 这个例子证明了教义象征的用途：它系统地阐明了一次非常的、危险地具有决定作用的心理经验，这一经验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上帝的经验”；它在其间所使用的方法对我们的人类理解而言，是可以接受的，既不限经验的范围，也不影响其势不可当的重要性。我们在雅各·波墨（Jakob Böhme）那里也可遭遇到的神怒的异象，与《新约全书》中的上帝——天堂那位仁慈的圣父——极不协调；正因如此，它可能轻而易举就成了内心冲突之源。这与十五世纪末即尼古拉·库萨（Nicholas Cusanus）时代的时代精神极为吻合；库萨的“对立的综合”（*complexio oppositorum*）原则实际上已经预料到了即将发生的分裂。不久之后，耶和華教的（Yahwistic）上帝概念在新教中经历了一系列新发展。耶和華（Yahweh，又译雅赫维）是一个表示上帝的概念，包含处于尚未分裂状态之中的对立面。

- 19 离开家庭及家人之后，克劳斯修士将自己置身于陈规和习俗的坦途之外，经年生活在离群索居之中，埋头凝视那面漆黑的镜子，所以原初经验的神奇与恐怖降临在了他身上。在这一情势之下，上帝那经过数世纪发展的教义形象就宛若一剂治病的灵药发挥了作用。它帮助他消解了原型形象的致命性侵入，从而摆脱了被撕为碎片的威胁。安格鲁斯·希勒西乌斯（Angelus Silesius）则没有这般幸运；内心的冲突把他撕为了碎片，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教义所保证的教会稳定性已然被破坏。

- 20 雅各·波墨同样知道一个“怒火”（*wrath-fire*）的上帝，即一位真正的神秘上帝（*Deus absconditus*）。一方面，他能够借助基督教的圣父圣子法则消解同时意义深远而又令人痛苦难忍的冲突，并思辨性地将其表达于自己的世界观之中——尽管他的世界观具有诺斯替教色彩（*Gnostic*），但在所有基本点上却是基督教性质的。否则他就已然成为一个二元论者。另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长期以来秘密调和对立面的炼金术帮助了他。然而，对立在其《灵魂四十问》（*X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Soule*）中所附的曼荼罗里留下了显在痕迹，<sup>[1]</sup>表明了神性的本质。其间的曼荼罗分为一明一暗的两半，围绕它们绘制的半圆并未合

[1] 伦敦，1647年。